

上世纪80年代前,不管乘火车、汽车、轮船的平民百姓,还是凭凭团级以上单位介绍信坐飞机的公务人员,虽然喇叭里都统称他们为“旅客”,但几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旅行的客人”,而是“赶路的忙人”!

因为那时国人凡是出门乘公共交通工具,不是因单位的公事出差,就是个人的探亲访友!很少有人专门乘了车船去外地游山玩水的。这倒不全是由于老百姓没闲钱、闲心思、闲工夫,关键是到了夜晚,总要住宿,但这在当时却是件非常难堪的事。

1979年5月,为庆祝我在化工局中级车工应知会比武中夺得第一名,自始至终陪同我参赛的同事又和我一起去调休了两天去杭州玩。第一天游览下来到晚上6点开始找睡觉的地方时,发现那些旅店、招待所都不给我们入住,说单凭工作证不行,必须要有和工作证姓名一致的单位介绍信!后经旅店工作人员指点,过了晚上10点,有的浴室可以凭工作证过夜。于是我们三人在杭州的马路上游荡到10点后,终于找到了一家每个床位0.5元的浴室。那个浴室大堂里有30张双层铁床,喧嚣声直到深夜11点半因为“客满”了才静下来!

不过,比起乘轮船和火车时的夜宿,在陆地上的旅店招待所甚至浴室大堂里睡觉,那简直就是享受了。大概1984年春节前,我排队用3.6元钱买到了从上海十六铺到宁波的五等舱票。所谓的五等舱其实就是位于轮船底部的统舱和甲板等舱面的走廊过道,几百位持五等舱票的旅客各显神通自找个地方过夜。但这一夜可真够受的,因为统舱舱底稍稍好一些的角落和甲板等舱面的走廊过道避风宽敞处早都睡满了人,登船晚了的我只能铺了一张借来的草席在统舱离公厕很近的一个空隙处,顶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音宿了一宵。至于当晚五味杂陈的“滋味”,在今天“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

1988年我有幸享受了一次工会组织去桂林疗养一周的待遇。当时乘的是普客,因此要在车上过两夜。虽然有硬席座位,但一天一晚坐下来,脚肿了。好在我“善于学习”,晚上看到有位一直站着的旅客钻进了对面座位底下“摆平”了,于是我也钻到自己一排的座位下,在同事脚跟旁和行李夹缝中和衣睡了几个小时,使脚肿稍稍消了点。

现在,我们老百姓外出游山玩水甚至去国外旅游早已成了稀松平常事了,自己退休后每年要走出上海市十余次,几乎每个月都有旅游节目,还到过了十几个国家,随之配套的夜宿问题,也许我可用戏剧中的一句台词“今非昔比,鸟枪换炮”来形容。

1983年开始建造的“华亭宾馆”离我裕德路的老房子很近。那时老爸隔三差五地带着孙子坐在万体馆大门花坛边的台阶上看着不断长高变样的大楼!华亭宾馆建成后,老爸曾经说过如果能进去宿一晚,也算开眼界了。但当他知道这里面一间房间租金要三四位数时,直到他去世也不再提起。现在每当我旅途夜宿住进儿子给安排的四季如春、宽敞大气、卫浴独立、纤尘不染、被褥干净整洁的五星级酒店客房时,真正体会到儿子做得比我好,而我只能咽下“子欲孝,亲不待”的苦涩。

如今的旅途夜宿,不仅仅是休息睡觉,而是变成了休闲、美食、娱乐的享受!至于乘要过夜的长途火车,进入软卧包厢就开启了美妙的旅途体验。几次乘大型国际邮轮,除了第一次是住三人间的内舱外,后来都是两人一间的阳台房。

李白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如果让他夜宿在今天几十层楼高的酒店客房,诗仙不知道会不会有更豪放的描绘。

定于2020年6月装修住房可谓一举三得。容易请到优质的装修工人;购买装修所需的各种材料与设备价格优惠;厂家、商店的老板都把前来购买的顾客当成了“上帝”。疫情的降临使消费市场冷清了许多,有了顾客便出现了生机与希望。而可以在家上班的儿子便正好有精力负责分管家里的装修工程。

家装最主要的是找到一位技术全面、老实不要滑头的工程负责人。当儿子好友带着他推荐的杨师傅进门时,第一眼便觉得此人挺实诚的。国字脸,敦厚的身材,50岁上下的年纪,启东人来自上海干了20多年的装修活。上海城里有数百个家庭都曾靠他挥汗如雨用勤劳的双手为其创造出一派新天地。杨师傅得到最好的回报:除了一份不低于机关的收入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客户滚客户的装修单子。最多的一户客户5年里请他装修过6套房:自家的、儿子家的、亲家的、兄弟家的、亲戚家的。

最早杨师傅拜师学木工,现今,家装的整体橱柜、门窗、书橱、衣柜都不需要传统木工一锤一钉敲打了,厂家定制实惠又时尚。时代变迁使木工活越来越少了。在装修公司干活,杨师傅偷偷学会了泥水匠活、电工活、油漆活,也懂一点家装设计。几年前下

前些日子,在上海图书馆二楼贵宾室,灯光敞亮,笑语喧哗,吾班借此小聚,朝杖之人围观50件由玻璃水晶手工编织的工艺品,这是远在大洋彼岸的袁辑辉老师夫妇刚给我们寄来的,令人无比喜悦、无比激动。这些工艺品,有十二生肖的,有女性饰件的,有日常用品的,有儿童玩具的,

真是花色繁多,琳琅满目,沪上同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优先选一件,我一眼看中了一只小钟:钟身为白色玻璃球,边沿红白相间,内有一个小小的铜铃,煞是可爱。举目直视,不禁让我回忆起六十年前刚入复旦的往事。

撇人乃寒门子弟,在上海的“下只角”闸北区(现合并在静安区)长大,考入复旦,好似跃登龙门,自是高兴。入学后一天去燕园玩,一时兴起,朝着燕园西南大铜钟的方向猛吼:“复旦,我来了!”事后,我把这趣事告诉了时任我们年级政治辅导员的袁老师,记得他鼓励我要学出个样子来。一挥手,60年过去了,他当时给我励志的话忘了,但在我看着手上的小钟一摆荡,发出了幽幽的响声,好像警钟长鸣,奏出来的强音分明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复旦校训)。

当下,贵宾室可热闹了,徐爱珠同学确如其名,她眼明手快,视这些工艺品为“珠”,在桌子上不断摆弄出不同的图形,即刻用手机拍下了多张照片,发至群内。我挑了几张,转发给袁老师夫妇俩,瞬间就有回复,四个字:“同爱共辉”。

好一个“同爱共辉”!这四个字蕴含了多层意义,传达出许多传奇的故事:师母名为王爱珠,这一双贤伉俪同龄,虽非同月同日生,但也只差24天;同班同学,皆为复旦大学1953年经济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均留校工作,成就昭然。这一“同”似不多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晚年一起置身于老年学的研究,既有其言,又有其行,是两位名符其实的老年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提出要“积极养老”,以“老有所为”达到“老有所乐”,不是吗?师母在耄耋之年,像小姑娘那样学习钩针,编织工艺品,乐不可支,赠送给我们的礼品,就是王老师巧手制作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也。写到这里,读者会认出“同爱共辉”,是从夫妇俩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缀合成词,透过字面,这“同爱共辉”让人感受到他们共同的爱好,显示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辉煌。

袁老师不只是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尽心尽职做了三年,还是我们《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师,大一上他就给我们深入讲解《共产党宣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老师也是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的后人,我们念书时是不知道的,现在想来这对贤伉俪,竟然能经受风雨风雨,平安无恙,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这些精巧的手工艺品,品质如同清晨的露珠,颜色如同雨后的彩霞,象征着浓浓情谊,让人浮想联翩,突然想起了李白的名诗《赠汪伦》,即仿诗仙得一打油诗作为结尾:窗外风雨宅内静,同爱共辉闪晶莹。大洋浩瀚深万丈,不及吾师赠我情!

来,他全面掌握了家装的各类活计。他认真对待每一单生意,雇佣他的家庭便需要排队等候了。杨师傅告诉我们,疫情一点也没影响他的工作。家装是刚需,期限又长,2020年上半年,他已经回掉了十多家生意。“你做做好事,把活介绍给我们的同行啊。”我说。“不行,我保证不了他们干活的质量,我负不了这个责。”噢,独善其身。

“你一定要吃肉!”

翁 杨

3个多月,儿子三天两头去现场,与杨师傅聊天,了解了对方变成了尊重对方。儿子与杨师傅一起探讨设计方案,一起去选购物资。工程费用由杨师傅说了算。儿子对我说:“妈妈,杨师傅吃住住在装修屋内生活很苦的。”于是我们留下一个大床垫,让杨师傅晚上睡得舒服。夏天热,儿子要杨师傅干活与睡觉随意开电风扇开空调。发觉杨师傅伙食清淡,儿子隔七八天便带上杨师傅去饭店,为他点内蒙古的牛羊肉。儿子说杨师傅干体力活,要增加营养。他喜欢吃牛羊肉又舍不得买,我们请他吃,让他增加能量,干好活。今年的端午节有三四个休息日,我们全

这是疫情开始后,宅家十个月来的第一次旅行。

从上海飞到北京,然后驱车路经呼和浩特-巴彦淖尔-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嘉峪关-张掖丹霞-(翻越祁连山)西宁-青海湖-银川-鄂尔多斯,然后回到北京。这是一次全程大约为5100公里的驱车环游。沿途我们观赏各地的名胜古迹,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每次旅行总有那么几个地方或几件事情令人回味无穷或难忘。

内蒙古许多城市名中都含有“浩特”两字,“浩特”在蒙古语中就是“城市”的意思。

来到阿拉善盟,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部。那天正逢中秋和国庆佳节,月亮特别明亮,远处时不时地传来烟花爆竹声。我们走进当地一家颇获好评的餐馆,蒙古族同胞热情地端上上好的手抓羊肉,还有在炉火上烤得吱吱作响的红柳枝羊肉串,泡上一壶热乎乎的、略带咸味的蒙古奶茶。新鲜的红柳枝在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黏稠的红柳汁液,串上羊肉后在炭火的熏烤下,不但可以分解掉羊肉的膻味,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质里,结合胡杨炭火的芬芳,产生芳香四溢的口感。那晚,我们在内蒙古过了一个与平日不同的中秋国庆佳节。

说到长城,长城东端为山海关,西端便是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号称“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全长约60公里。那天天赐良机,我们正好遇上兰州交响乐团的露天音乐会《长城》奏响嘉峪关。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于红梅老师也赶来参加演出。在雄伟的嘉峪关关城的衬托下,金黄色的夕阳照耀着舞台,演出场面显得异常壮观美丽。当自身的承载与台上的旋律达到共鸣时,我悄悄戴上太阳镜来掩饰瞬间夺眶而出的泪水。当时气

温只有11摄氏度,我们穿了滑雪衫还觉得冷,而演员们在舞台上只穿了薄薄的演出服,但演出水准丝毫不减,如此的敬业精神使人真心佩服与感动。

从张掖出发沿国道开到西宁西宁路上只有330公里左右,但是要翻越壮观的祁连山。当我们开到海拔3800米处,天突然阴起来了,还飘起了几朵雪花。路边雪化后的溪流已结冰,好在路面只是有些潮湿。我略感到一点高原反应,但基本无关紧要。拉下口罩在海拔3685米的额博岭垭口留个影。胜利的手势很少做,但在此时却唯有它表达的意思最为确切。沿路拍了许多壮观的景色,茫茫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带着U字形弯道的绵延不绝的山路,冰天雪地里正在建造中的高速公路的柱子,中国工程人员默默奉献在挥汗成冰的艰苦环境中,还有穿出隧道后看到的一片片油菜花……心里默默感叹祖国西部开发的决心和成果。

在距离银川30公里左右的贺兰山麓有个西夏博物馆和西夏王陵。这些王陵如今已经成为“东方金字塔”。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王朝,如今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为数不多的遗址,等待着后人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这次环游,所到之处,千年古迹、风土人情及当地的美味佳肴无一不吸引我们;所经之处,各地党和政府,以及民众对新冠疫情的严控严防措施也令人欣慰。在当今这个世界里,在新冠疫情横行之时,大概也只有在我们中国境内才可以这样较为安心地旅游了。坦率说,在制定这次计划旅游时,我们就只想去中国的西部看看。然而当我们站在《西夏建国初期疆域图》前,我突然感到我们的环游路线基本就在当年西夏的疆域里,那么就称这次旅行“西夏之旅”吧。

她,天天站在自己家有点简陋寒酸的水泥露天阳台上,拿把宽齿梳子,梳头,她喜欢早上出来透口气,回避家里的那些鸡毛蒜皮,空气中的清新会让她精神一振,宽齿梳不紧不慢地犁着头皮,她大脑放空,只是为了享受这一时刻的现世安稳,梳子上粘着她的长发,她对着阳光看一下,她自在享受着属于早晨的宁静。

他,偶尔会凭栏望向她,当然,是不冒犯的角度,他和她,都属于三楼,却巧妙地挡了一个大柱子,视线阻隔的同时又是一种保护,保护着窥视着的那位不被发现,也保全被窥视者的常态。

平时,上下楼时,他和她也会“会车”,但是她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绝不侧身谦让,也没有多余的眼神掠过,应该说是大大咧咧的女人,少了那种女性特有的温柔气质,又多了一点儿不清的干脆,长头发高跟鞋好像并没有给她增添几分妩媚,他竟然是有点儿期待和她“会车”。可是,“会车”时,他明明表现得那么避让,好像她是土大王来了,赶紧闪开,这真是奇了怪了!

他恨自己没有主见,如提线木偶,按照祖祖辈辈三十而立的策划,早早地娶妻生子,按部就班!

他看着阳光中她的身影,那一下一下梳头中的静美,是这个女孩少有的韵味。

这个女孩是单身,他想。他心里蠢蠢欲动,他想丢弃他目前为止太不容易一点点积攒起来所拥有的一切,穿金戴银的老婆,调皮捣蛋的儿子,还有每天斗嘴的双亲。他的老婆和他的妈妈每天都过得别扭扭扭的。

此刻的他,就差有个人从后面猛推他一把,把他推到几米外的柱子前面去,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她面前,说说对女孩的爱慕,或者夸夸他一直认为的、女孩的那些优点,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位推手,他把指节都擦白了,直到老婆不耐烦地大喊他吃早饭,儿子骑着呼呼生风的儿童三轮车碾过他的脚背,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天,他下班迟了,意外地与她又在楼梯口“会车”了,黑暗中,她好像化过妆了,身上多了一些香味,他感到,她竟然出嫁了?回到家,他食欲不振,蔫蔫的,儿子缠着他,他干脆躲进了书房里。

第二天,女孩又出现了,而女孩家门上没有什么变动,甚至连撕了一角的福字也没有修补,女孩照旧梳头,捻头发,进了屋……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目前的状态和裹足不前根本没资格去失望什么或者期待什么。

他在楼梯口转角处用儿子画画的铅笔头偷偷写了几个蚂蚁般的小字:我是懦夫!不知哪天,他那行小字被一枚脚印粗暴覆盖了,好像无形中打了他一巴掌。他和她,就这样没有交集地过了一天又一天,唯一不变的是女孩早起梳头的习惯,不知那根柱子上到底粘了多少双眼睛,“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同爱共辉

张广智



果蔬欢·百姓乐 (油画) 赵晓东

风 景

李 爱 婷

十日谈

装修这件事 责编:杨晓晖

装修:预算是背心,决算是衬衫。先低价竞争,后低开高走,魔鬼藏在细节中。